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李玉瓚

東漢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編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歴尚書僕射出為魯相

上明帝諫起北宫疏永平三年夏旱大起北宫意為尚書僕射詣闕免冠

上疏帝䇿詔報因謝公卿百僚應時澍雨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耶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宫室榮邪

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宫室榮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明帝詔報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比上天降旱密雲數會朕戚然慙懼思獲嘉應故分布禱請闚候風雲北

祈明堂南設雩場令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庶消災譴

連有變異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

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隂陽垂之無極

薦王望劉曠王扶書 望字德卿終青州刺史曠字公子初為全椒長有惠政後改名平終宗正扶字子元意書奏詔皆徵拜議郎

臣竊見琅琊王望楚國劉曠東莱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修身行義應在朝次臣誠不

足知人竊慕推士進賢之義

王望振灾議望自議郎遷青州刺史時州旱荒因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事畢表言議者皆以望為專命法有常條意獨議上明帝赦而不罪

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㫖

答府記意少為督郵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治意答太守賢之任以屬縣事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正化之本由

近及逺令宜明府内以及諸外且闊略逺縣細微事後漢紀○范曄書意封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逺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略逺縣細微之愆按此則面語也

舉周樹牒鍾離意别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中部平丞缺意

牒曰

賊曹史周樹結髮佐吏服勤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

劉般字伯興宣帝玄孫封居巢侯行執金吾事燕屯騎校尉

上明帝論禁二業增區種奏帝悉從之

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多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後漢書

觀恂

薦劉般奏 般徙封居巢侯就國揚州刺史觀恂薦般永平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

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以勸天下 後漢紀

樊鯈 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嗣父宏侯爵徙封燕為長水校尉○鯈後漢書作儵誤

正經義奏 永平元年鯈為長水校尉奏言于是諸儒會白虎觀論五經同異

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 太平御覽

理朱浮奏 浮為大司馬免光武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

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鯈言於帝帝亦悔之

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後漢書

舉孝廉奏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

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

朱輔東觀記作酺梁國寧陵人章帝初坐事免

上白狼王歌詩疏 輔永平中為益州刺史好立功名在州數歲威懷遠夷白狼槃木唐𦧲等百餘國舉種奉貢輔上疏明帝嘉之事下史官

臣聞詩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来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

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裔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

吴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歷司徒左長史復拜議郎

救徐匡奏永平中車駕近出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明帝左轉良為即丘長

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

曹充魯國薛人持慶氏禮為博士

上明帝言禮樂疏充建武中為博士議定封禪郊雍大射養老禮儀明帝即

位充上言帝問制禮樂云

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

何充又對帝善之下詔

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

又對

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太予

明帝下詔 續漢書

令改太樂官曰太予丞以應圖讖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

曹褒字叔通充之子初舉孝廉拜博士歷侍中

上章帝請定漢禮疏元和二年下詔制定禮樂褒為博士知帝指乃上疏章下太常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後竟敕褒次序禮事為百五十篇

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

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

禮論 初學記

漢初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禮經參酌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蓋多闕文

桓郁 字仲恩榮之子仕至太常

上皇太子疏 太子為章帝

郁永平中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敕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太子賜郁鞍馬刀劒郁上疏

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爲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絶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東觀漢紀

董鈞

駁拜三老議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及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詔從鈞議

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

馬嚴字威卿援兄揚州牧余之子歷陳留太守將作大匠

上光武進女掖庭書伏波將軍馬援征五谿蠻卒于師虎賁中郎將梁松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埶又數為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乃上書由是選入太子宫時年十三明帝即位為貴人永平三年立為后

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全戴仰陛下為天為父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

上中以上皆孝順小心婉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有萬一援不朽於黄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為成帝婕妤葬於延陵臣嚴幸得蒙恩更生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官

日食上章帝封事章帝即位嚴徵拜侍御史中丞其冬有日食之灾嚴上封事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

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令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令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為常俗吏共罔養以

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敕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

馬廖字敬平援長子任為郎歷衛尉以帝舅封順陽侯朝廷大議輒以諮訪後坐子豫免就國

上長樂宮勸成德政疏

廖為衛尉章帝甚敬重之時明德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以勸成德政太后深納之

臣竊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于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

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

馬防字江平援次子初與弟光為黄門郎行車騎將軍討定西羌以帝舅封潁陽侯坐事免

樂事奏薛瑩後漢書章帝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

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

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令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歷蜀郡太守拜司空策免

上章帝抑損后族疏倫為司空章帝舅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倫以后族過盛疏欲令抑損其權及馬防為車騎將軍出征西羌倫又疏諫並不見省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

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餽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賔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絶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

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諫馬防西征疏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纎介難為意愛聞防請

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令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

勸成風德疏倫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章帝長者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然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

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寛和而政急不觧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寛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

譴舉者務進二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懃懃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寛臣愚不

足採

論外戚竇氏疏 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奉公盡節無所依違

臣得以虛空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況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

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葢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趣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宫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並後漢書）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仕校書郎坐事徙北地永元中徵拜郎中著春秋外傳）

大旱上章帝書（終明帝時徵拜校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

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絶域吏民怨曠乃上疏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同終議太尉牟融等難以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帝聽從徙者悉罷遣屯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

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寃濫家屬徙邉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已民懷土思怨結邉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隂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

復上書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絶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毁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爲不舍則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請論定五經奏 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終以學多異聞亦得與焉

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

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戒馬廖書

廖為衛尉弟防及光俱為黄門郎廖性寛緩不能教訓子孫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廖不納子豫後坐懸書誹謗廖就國

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

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内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世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後漢書○練絲尺牘作素絲

宋意字伯志鈞從子歷司徒校尉

諫章帝宜令諸王歸國疏意建初中徵爲尚書章帝性寛仁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入朝及諸昆弟並留京師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踰禮過恩上疏諫帝納之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

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令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觸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宅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榦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羕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藩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

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藩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

論南單于請兵書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會南單于竟不北徙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强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

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于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止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内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

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建武末除郎中歴章帝為大鴻臚

上章帝貢舉議彪為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以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吏事寖疏詔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帝深納之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人持心近

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閲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盛夏多寒疏（彪以世承二帝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材因盛夏多寒）

（疏諫納之）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

夫欲急人所務先當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唯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皆可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

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耿恭 字伯宗弇弟國之子終長水校尉

薦竇固奏 建初二年秋恭遷長水校尉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上言薦固由是忤防被奏徵下獄免官

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

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

鮑昱字文泉永子歴司徒太尉

救耿恭議恭被虜圍疏勒城上書求救章帝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昱時為司徒議上帝從乃遣耿秉屯酒泉發兵救之

令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歴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燉煌酒泉太

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旛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

鄭衆字仲師興子歷遷左馮翊爲大司農

諫報使北匈奴疏永平初北匈奴求和親衆以越騎校尉使虜不爲虜拜虜乃遣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報之衆疏諫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固爭詔切責衆繫廷尉赦歸

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楊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

歸化者局促狐疑懐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揺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為邉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

復上書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令復銜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

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强

上章帝薦耿恭疏恭為西域都護戊已校尉北單于遣左鹿蠡王攻車師恭救之為所圍困疏勒城唯十三人得歸漢中郎將鄭衆上疏拜恭騎都尉

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于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

孔豐魯國魯人侍御史轉拜黄門郎典東觀事

上章帝疏建初元年夏旱豐上疏上從之三日雨降

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為善而災至遭時變也陛下即位日淺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之會耳非政教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畋散積減御損食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為郎中校書東觀終臨晋令

上章帝自訟書僖與崔駰友善同遊太學因讀吳王夫差事歎曰是所謂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駰言武帝初年崇信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遂忘前善鄰房生告以

誹謗先帝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恐誅乃上書自訟詔勿問拜蘭臺令史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

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心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令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誠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

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

左氏傳義詁序 附

先生名奇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褒成君次孺第二子之後也家於茂陵以世學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於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依大將軍竇融為

家常為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每與其兄議學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侯以清儉聞海内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禄不願從政遂删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兹大訓不行於世乃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来君子倘肯游意幸詳録之焉

張林

上言均輸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詔諸尚書通議尚書僕射朱暉奏議不可後有詔施行暉獨奏章帝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詔敕出之

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来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歷遷尚書令

駮張林奏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令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

章帝詔

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

殷彤

上言嚴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詔下太史令丞弘試十二律其二中其

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

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

章帝詔

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少為郡學風角占候歷遷鉅鹿太守

薦王充

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郡辟從事轉治中免歸吾薦充章帝公車特徵不行

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謝承後漢書

王充論衡自紀篇云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逾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受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黄泉消為

土灰上自黄唐下𨽻秦漢而来析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嗟悲哉文皆協韻

楊用脩丹鉛摠録載章和二年至愚猶沛沛作王符自叙賛謬誤附正此後用脩有古文韻語若此類失收乃多裁文之韻者强名箴賛銘頌如師春物産之屬大抵好臆斷而習欺人如此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歷位太尉

尚書郎奏弘建初中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從之

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後漢書

弘元和初為太尉劾竇憲客洛陽令楊光在官貪殘書奏吏以告光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章帝詰讓弘收印綬弘乞骸未許病篤上書

疾篤上論竇憲書

臣東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橫蒙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惕懼有折足之戒自揆愚薄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焉可謝責是以不敢雷同指陳竇憲姦闕不謂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達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術以迷主上流言噂𠴲深可歎息昔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

處天子之尊自謂保萬世之祚無復累卵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弱疾命在移晷身没之日死不忘忠願陛下為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厭人鬼憤結之望後漢紀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歷拜廷尉

論赦亡命封事躬元和初為廷尉家世掌法務在寛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章帝即詔赦焉

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邉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

慮萬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歷位司徒

勞中牟令魯恭檄續漢書恭建初時為中年令蝗不犯境有三異政安為河南尹以檄勞之因上書言狀

君以名德久屈中年物產之化流行天降休瑞應行而

生尹甚嘉之

還北虜生口議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謂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安時為太僕議宜許還公卿皆言夷狄譎詐不可開許司徒桓虞從安議廷叱太尉鄭弘等至作色變容司隷校尉舉奏安等上印綬謝章帝詔報

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

章帝詔報

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

諫立北單于奏

安為司徒及和帝初北單于為耿夔所破塞北地空時帝舅竇憲出屯武威欲矜已功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安與司空任隗議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奏事憲竟立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叛

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

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

封事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濵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勳耿秉

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来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東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

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攻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歷位司空

上章帝請改苛俗疏寵章帝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寵以

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

帝納其言事務寛厚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寛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箠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論斷獄盡冬疏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章帝始改用冬初十月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隂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旱災寵奏帝納之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

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

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

上和帝律令奏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未及
施行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

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初為郎歷太尉司徒

論薦太子師傅疏漢紀云酺永平初為郎中與桓郁授太子經太子頗為奢侈酺每正諫會太子同生平陽公主薨哀戚過禮酺以為太子舉措宜合禮度因上疏

臣伏見皇太子仁厚高明發言高遠卓然絶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

世希是見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為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訊起居之日太傅特賜讌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惲資性敦篤遵令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徽猷者也

辭東郡疏 章帝即位醻為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郡太守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因疏辭帝詔報之

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

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

章帝詔報

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効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

理竇氏疏 和帝初酺徵為河南尹會竇氏敗上疏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

臣實愚惷不及大體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

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吕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賔客未甞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

上言諸州詣京都奏事初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酺和帝初上言○東觀記

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令因以為故事臣愚以為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者行罪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慎所職於以衰

滅貪邪便佞

呂蓋字君上宛陵人歴位太尉

劾太尉張酺奏酺私語司隷校尉晏稱三輔辟吏多非其人稱即奏之遂廷叱稱稱劾酺有怨言詔會議司徒呂蓋奏策免酺

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

和帝免張酺策後漢紀

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君在

位八年於兹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於兩觀之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氷朕甚懼焉君其上太尉印綬君自取之靡有後言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歷太常為司徒徙封馬亭鄉侯

與弟盛書盛字仲公

鴻事太常桓榮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𤣥封陵陽侯及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弟盛不報乃挂縗絰于冢廬逃去留書與盛友人鮑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駿廼止而誚

讓之鴻感悟乃還就國

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後漢書○漢紀云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為蕃輔下不任守土先上病狀願辭爵封于仲公先祖東觀記作祖禰

上章帝奏元和二年車駕東廵狩鴻以少府從上奏上善焉

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廵狩至於岱宗柴祭於

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
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
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祥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
與燎烟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東觀
記

日食上和帝封事鴻永元四年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于是收憲大將軍印綬兄弟皆自殺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隂精盈毀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隂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夘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吕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

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逺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閒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

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蔥菁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皆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謟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主不可以不彊不彊

則宰牧縱橫宜因天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舉孝廉奏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和帝從之

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令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

鮑駿

薦丁鴻書

續漢書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及鴻亡封駿止而讓之乃還就國駿上書薦鴻經學至行明帝賢之名見拜侍中

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脩志節清妙

班超 字仲升彪少子以平西域功封定遠侯拜射聲校尉

上章帝請兵疏

超永平中為假司馬使西域章帝建初三年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給兵就超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令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

龜兹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
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
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
葱嶺通則龜兹可伐令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為其國王
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兹可禽以
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
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
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

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于天下

上言烏孫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龜茲疏勒都護番辰亦叛超擊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强宜因其力上言遣使招慰章帝從之

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

上和帝請歸疏

超在西域三十一年西域五十餘國皆納質内屬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永元十四年上疏而超妹昭亦疏請超乃徵超還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任尚

與班超書

超為西域都護徵還以戊巳校尉任尚代尚與超書超曰云云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贈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遺邉禍如超言○漢紀超曰雖不言答書然尚既為與書則此為答明矣

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

有以誨之

班超荅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令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將軍宜寛小過總大綱而已

並漢紀○後漢書尚謂超曰云云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懐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令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不和宜蕩佚簡易寛小過總大綱而已○按此似是面語

荆州刺史

上言茨充東觀記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

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履皆充之化也

東漢文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漢文紀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陸費鑒

東漢文紀卷九

明　梅鼎祚　編

竇憲

字伯度融曾孫女弟為章帝后歷車騎將軍出塞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封武陽侯坐事遣就國自殺

上皇太后薦桓郁疏

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憲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薦屯騎校尉桓郁及劉方由是郁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薦令授經禁中內外協附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

智長則切而不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資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讓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

歷四世令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歷五官中郎將

言於宋由袁安 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司徒袁安亦深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公由安不敢答俄章帝崩

夫瑞應依德而至灾異緣政而生故鸛鵒来巢昭公有

乾侯之戹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

奏記太尉宋由

敞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常引大體多所匡正時竇氏專政外戚貴賜過制倉帑為虛敞因奏記與由由不能用

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

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令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於令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令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疇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已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凉州緣邉家被凶害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

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禄公儀退食之比哉

又

章帝崩齊王子都鄉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得幸竇太后侍中竇憲懼暢分宫省之權令人剌殺暢於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説由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

劉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来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

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内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令二府執事不深惟大義惑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並後漢書○敞本傳雖止言又説由然實書也尺牘亦載

諫伐匈奴疏敞拜侍御史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擊匈奴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敞疏諫不省

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嫚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爲捐軀而必死高祖吕后忍怒還忿舍而不

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陛下履晏晏之姿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絶里臣雖斗筲之人誠竊懷怪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令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

理郅壽疏 壽徵為尚書僕射是時竇憲征匈奴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壽譏刺

憲等憲臨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更改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耶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

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塞晏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為尚書復論竇氏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顔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猶為之者何邪君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之危亂家之將亾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亾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竇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悦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

重篤景摠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洶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視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綿綿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于嚴

怒臣伏惟累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諫濟南王康疏 康光武子

敞為尚書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出為濟南王康太傅康在國多殖財貨大修宫室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敞上疏諫康素重敞無所嫌忤然終不能改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而令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今數遊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

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晏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後漢書

同前漢紀

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為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逼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藩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為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輿服章事有

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為營豈飾宮室充實廐馬為尊哉楚作章華吳興姑蘇卒亡景公千駟民無所稱其效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入無節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法也願大王脩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藥酒苦于口而利于病至言逆于耳而便于行惟大王深察愚言

族龔壽奏 搜神記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宿蒼梧鵠奔亭有女鬼自稱蘇娥前年以財色為亭長龔壽所枉殺及其婢並埋壽樓下敞捕壽考實并父母兄弟繫獄上表

壽常律殺人不至族然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訴者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明鬼靈以助陰教

樂恢 字伯奇京兆長陵人歷尚書僕射為竇憲所脅死

諫征匈奴書

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夷狄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

益於政故明王之於夷狄羇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德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論竇氏疏 恢時為尚書僕射竇憲兄弟放縱而忿恢不附己恢疏諫不省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埶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

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

辭拜騎都尉疏　恢以意不得行稱疾乞身薦任城郭均成陽高鳳拜騎都尉上書辭謝

仍受厚恩無以報効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所戒聖人懇惻不虛言也近歲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

蒙留神

答杜安書

恢為人亷潔亢厲善潁川杜安安先為宛令以疾免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御史遷至巴郡太守遣使遺恢書恢不就荅之後第五倫代牟融為司空恢薦安

干主求祿非平生操也 漢紀○華嶠後漢書云恢告吏口謝且讓之曰為宛令不合志病去可也干人主以闚覦非也違平生操故不報按此則恢未嘗答書矣

周紆

字文通下邳徐人歷司隷校尉終將作大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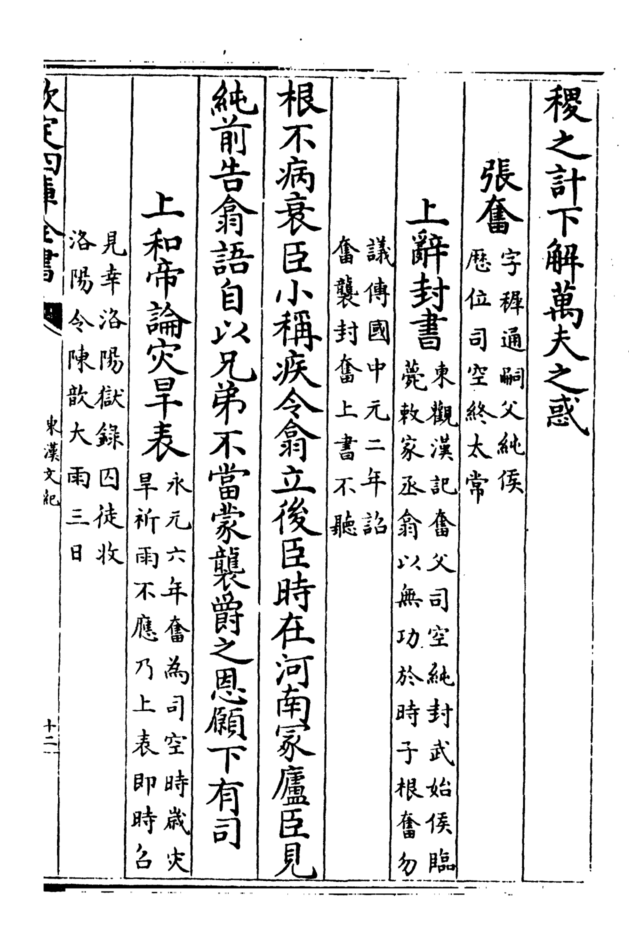
論夏陽侯瓌疏

永元五年紆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瓌猶在朝紆

素奉法疾姦乃

上疏㑹瓌歸國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佔儒徒實㑹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産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簒逆之禍上安社



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

張奮 字穉通嗣父純侯歷位司空終太常

上辭封書 東觀漢記奮父司空純封武始侯臨薨敕家丞翕以無功於時子根奮勿議傳國中元二年詔奮襲封奮上書不聽

根不病衰臣小稱疾令翕立後臣時在河南冢廬臣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襲爵之恩願下有司

上和帝論災旱表 永元六年奮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表即時召見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大雨三日

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願對中常侍疏奏

請定禮樂疏奮以病罷司空在家上疏後台拜太常復上疏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

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修外樂以制內丘巳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駮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復上論禮樂疏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

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襃令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後漢書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歷尚書令遷魏郡太守著賦箋奏書令五篇

辭東郡疏永元六年香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辭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

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録遭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頑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宫臺煩事以畢

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樂

樂成王萇罪議萇濟北惠王子嗣樂成驕淫不法刺史與國相舉奏香與尚書侍郎冷宏議詔貶爵為侯○袁宏漢紀作冷宏後漢書注按黄香集與宏共奏此香之辭

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髙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内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惷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

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屏風銘三輔決錄注何敞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刻鏤屏風為帝張設詔命侍中黃香銘之敞懼禮賢命士改修德化

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天子冠頌

惟永元之盛代聖皇德之茂純躬烝烝之至孝崇敬順以奉天以三載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將加玄冠簡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皞厥時叶於百神皇輿幸

夫金根駕玄蚪之連蜷建螭龍以為旂鳴節路之和鑾既臻廟而成禮乃迴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甤鐘作蕃屏而鼎轉既夷裔之君王咸進酌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責髯奴辭 寓辭髯奴以譏世之飾容貌騰頰舌者

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紕綫潤之以芳脂莘

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㖃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摇鬚奮髭則論説唐虞鼓髻動鬣則研覈否臧内育瓌形外闡宫商相如以之閑都顔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鬚既亂且赭枯槁秃瘠劬勞辛苦汙垢流離汚穢泥土傖囁穰擩與塵爲侣無素顔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㤈滅靜則窟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飾其形骸㿗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氂爲子鬚不亦難乎

應順字華仲汝南南頓人歴河南尹將作大匠

創計吏館奏應劭漢官儀永元七年順為將作大匠上言帝嘉内之

百郡計吏觀國之光而舍逆旅崎嶇私館貢篚之物朽濕曝露朝會邈遠事不肅給昔晉國霸之盟主耳舍諸侯於隸人鄭子産以為大譏况令四海之大而可無乎貢篚之物一作貢装衣服

梁扈安定烏氏人定鄉侯統之孫松之子

遣從兄禮奏記三府梁竦女二貴人選入宫得幸章帝生和帝竇皇后養

為巳子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梁氏乃誣以惡逆考竦死獄中貴人與姊以憂死葬禮有闕竇太后崩扈遺禮奏記三府永元九年改殯貴人于西陵尊為皇太后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 漢紀

徐防

字謁卿沛國銍人歷遷太尉

論五經章句疏

防永元十四年拜司空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詔下公卿皆從防言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

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令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

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試論語奏

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

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大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

張敏 字伯達河間鄚人歷拜司空

駁輕侮法議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而其子殺之章帝貰其死刑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為尚書駁議不省復上疏和帝從之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可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令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

復上疏

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

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顧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

平議天下幸甚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為會稽太守有惠政四遷至侍中

遺敕諸子諸子承命葬於河南

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坎路側遂為葬焉今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為受之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歷位司徒

諫和帝擊匈奴疏　恭

耿恭拜侍御史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不從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儲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隂三年聽于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

令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狄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内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别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汚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今邉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産夫人道

乂於下則隂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矣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絶如綖都護陷没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

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恩當作思○東觀漢記載恭疏首謂云竊見竇憲耿秉銜奉使命暴師于外陛下親勞云云

諫安帝盛夏斷獄疏 永初元年恭為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

刑而州郡好苛察為政

遂盛夏斷獄恭疏諫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隷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名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令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獄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挻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

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令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冬至前斷獄議奏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前自後論者互興鄧太后詔公卿會議恭議奏後卒施行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

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氷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氷隂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隂始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兾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後變改以来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

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魯丕 字叔陵恭弟歷遷侍中左中郎將

論趙王商移入學宮奏 丕為趙相王上言避疾移住學宮章帝詔下丕丕奏不可從之

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宴事不可聽

上和帝論經義疏永元中丕遷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名見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賜冠幘履襪衣一襲丕上疏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

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説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説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曹鳳字仲理敦煌效穀人為北地太守有異政加秩中二千石

上言西戎永元時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糜相曹鳳上言於是拜鳳為金城西

部都尉

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濵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

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

杜崇 朱徽 並坐激叛單于下獄死

言南單于安國奏 單于屯屠何薨左賢王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有勇智故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疾師子約諸新降胡欲殺師子時單于與漢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斷單于章與行度遼將軍執金吾朱徽奏言和帝下公卿議從之徽等遣吏為曉解安國不聽為其舅所殺

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

公卿議

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摇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横暴為邉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

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亦足以威示百蠻

唐羌字伯游汝南人自臨武棄官不應徵名

詣獻龍眼荔支書羌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生獻龍眼荔支驛馬傳送死者繼路羌上書諫和帝下詔從之

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絶于路至于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来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

延年益壽謝承後漢書

和帝詔報

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令大官勿復受獻范曄後漢書

養奮字叔高儋林人舉方正

對策廣州先賢傳云和帝時策問陰陽不和布衣養奮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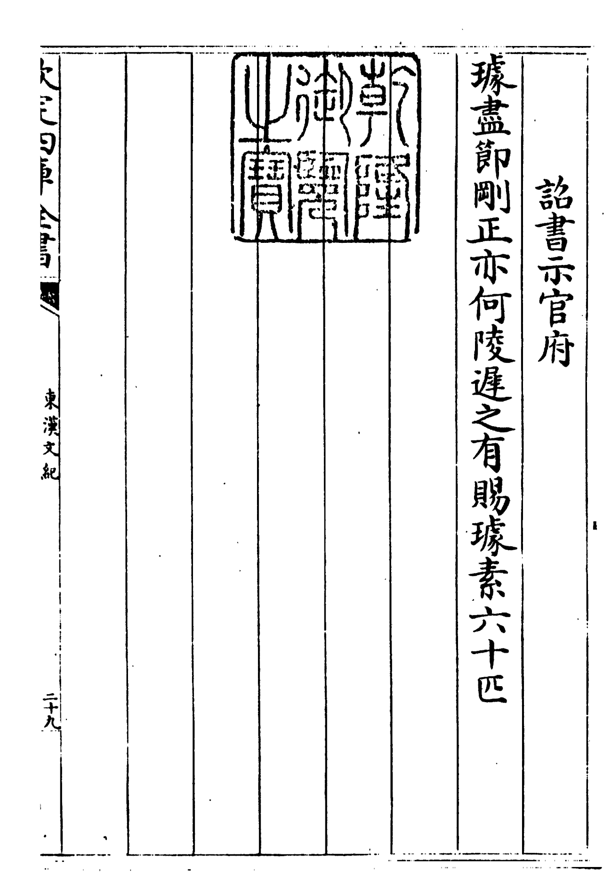
天有陰陽陰陽有四時四時有政令春夏則予惠布施寬仁秋冬則剛猛盛威行刑賞罰殺生各應其時則陰

陽和四時調風雨時五穀升令則不然長吏多不奉行時令為政舉事干逆天氣上不卹下下不忠上百姓困乏而不卹哀衆怨鬱積故隂陽不和風雨不時災害緣類水者隂盛小人居位依公營私讒言誦上雨漫溢者五穀有不升而賦税有不為減百姓虛竭家有愁心也

鄭璩

拜内史上疏 東觀漢紀璩字平卿拜内史上疏賜素六十匹由是顯名

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剌斜矯枉


詔書示官府

瑑盡節剛正亦何陵遲之有賜瑑素六十匹

東漢文紀卷九